

若沫

代表作

848

1734

1

陶克

上海全書店印行

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對於中國文藝運動的努力仍未稍懈，在國內各大雜誌上常能見到氏之新的作品和翻譯。

郭氏乃為現代中國文壇上的極出的人才，他底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和讚賞，自有其特色的優點和價值。無論他底早期的和後期的作品，無論他底詩歌，戲劇，或小品文等，都有其特色。讀者為一般讀者所珍愛的，所以，我們現在編選他的代表作出來，無疑地為一般讀者所希望而歡迎的。

但是我們對於郭氏代表作的選擇，與其他諸家的稍有不同，因氏之作品實在很多：這裏為原定字數篇幅所限，只能盡量選其近作，不選前期舊作，好讓讀者多看看些新鮮的作品。將來我們也許還要編選一部續集，把他以前全部作品中的精華選出來。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也就是為了更利於讀者。

民國廿六年三月五日 編者

郭沫若代表作選目次

第一輯 小說

北伐途次·····	一
武漢時代·····	一一二
雙黃·····	一六五

郭沫若代表作選

北伐途次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爲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

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

將八月二十四日

離開長沙時寫起。

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

北伐期中是

成

一

的。

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

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人間。

政治部到了長沙是駐劄在舊時的省議會裏面的。主任的鄧澤生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着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大體是由我在主持。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的，慶祝岳州的克服，在當那天晚上

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爲先遣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同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帥的人把全部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祕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部隊的。但因為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走到附近的澡堂裏去。當到那樣二伏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是沒有洗過一次。自己洗氣怎麼也不能忍耐。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要打車，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就有人力車，也是到了極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拼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湧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搶斃你們呢！……」

看錢也只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捉得着。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濛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羣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機關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的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熱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nossen K. I Wie haben sie gesind?」(K同志，你是怎麼了的?)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那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劄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後的舒

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迴蕩着，迴蕩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下了車，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都摩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幾個人借着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坎台上，坎台是面着石板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秘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爲什麼我們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

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沒有這樣嚴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胡亂地在露天下把夜飯用了，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顧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在那石板面的坎臺上倒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退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揩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圖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却，岳州是等不及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截×××，從弧線上趕着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有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的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鬆，由那兒所發的濃重

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名譽負傷的俄顧問，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爲什麼要選着在堅硬的石板面上來睡覺的原故。沒有軍陣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煅煉，雖然在那夜露裏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三

過汨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映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那？

政治部從廣東出發的時候是只有兩匹馬的，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子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怕是從長沙的那一座麵坊裏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的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甯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駝行李。但是做起詩來的時候，却把自己誇張成爲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險的小路。特別是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的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的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儘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特別是腳力，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

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為大家燒菜煮飯。因為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的，在汨羅車站出發後的頭一天，便已經落在後邊去了。

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的趕路，但一方面却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了起來，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為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他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着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的時候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在他們走後，我們便在石城磯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往戶的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互着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是面着溪水立在北岸的。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杰，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舖裏。舖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的。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

有原因。問那舖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到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鐵舖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廠廳，放着些極舊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舖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機來的途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是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鑲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着。我趕到了石城，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把夜飯和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把疲倦得就和乾油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祕書長！祕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裏醒了來。

「祕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

周圍通是黑暗，他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
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光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
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綫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
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祕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從外面去引了一個人
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
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濕的，同時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